

山水来远 等你赴约

王景元

我的家乡来远，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她静静地藏在祁县最南端的山坳里，枕着连绵的青山，望着蜿蜒的昌源河。

20年前，一群文人墨客踏足此间，被山野间清冽的风涤荡了肺腑，山水相映的景致沉醉了心神。一位书画家慨然叹曰：“山水来远，美哉！美哉！”兴之所至，挥毫写下“山水来远”四字墨宝。从此，山水来远就顺着昌源河的清波，流向了远方。

来远距县城30多公里，直线距离却可一眼望见。晴日，晨曦微露时，站在我家阳台向南眺望，巍巍麓台山便映入眼帘。东汉末年，王允之侄王凌遭追捕避入南山，危急关头，一带箭白鹿翩然引路，他随之钻入山腰石洞，白鹿却化作青烟杳然无踪。王凌久坐石上，竟就此坐化。朝廷感其忠烈，封他为润济侯，主掌行云布雨，乡民建麓台庙供奉，此山便得名“麓台山”，那洞便是昭谕古八景之一的麓台龙洞。

山是来远的脊梁，水便是来远的血脉，写家乡不能不写昌源河。这条祁县的母亲河，发源于平遥孟山乡，流经武乡南关，撞在司庄村的西山后，便拐了个温柔的弯，过北关，经来远，一路欢歌直奔洪水库。河岸两岸草木葳蕤，春有野花绽成锦缎；夏有绿树浓荫蔽日；秋有红叶缀山林；冬有寒枝挑瑞雪，勾勒出一幅素净的水墨丹青。沿岸田畴错落，庄稼随季节更迭色彩，春种青苗，秋收金黄，每一寸土地里，都藏着农民沉甸甸的希望。

顺着昌源河的流向望去，子洪水库便静静卧在群山之间，在我心里它不是库，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湖泊，从县城出发去来远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这座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库，已静静守望一方水土五十余载，防洪、供水、灌溉三管齐下，护佑着两岸的烟火人间。站在坝上极目远眺，山的巍峨携手水的缠绵，成就了美丽的山水风光。

而藏在深山里的东渔沟，则是来远另一处不可错过的秘境。这里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祁县段的起点，经南凤沟连通武乡县，公路蜿蜒环绕，盘山而行，潺潺流水相伴左右。唐河底村凤展其姿，龙山为屏，虎山作障，廿四院落皆是明清遗韵，石阶石基，片石为墙，窑拱砖顶，雕镂琳琅，鹤登梅梢，麒麟送祥的纹样里，藏着旧时人家的欢喜。背倚青山、前临碧水的顶山古庙，实名正觉，信徒往来，香火缭绕，晨钟暮鼓里尽是安宁。还有那四县之隘，身为太岳脊梁，拔霄千仞仍守着原生模样，桦柳竞秀，落叶松苍，豹隐林泉，鹤唳穹苍；祝英台山上传颂着千古佳话，崖下荒冢长眠着痴情烈女，山风过处，似有低低的叹息；紫金山地势巍峨，奇险有神韵，松柏柏翠四季葱茏。祁县胜景，大抵都凝聚在了这一方山水的疏秀钟灵里。

来远，既无高楼也无大厦，宽街难觅亭台难寻，但她的美，藏在了晨昏交替的光影里。

来远，没有喧嚣的人潮，只有青山不语、流水有声。

如果你看倦了城市的霓虹，不妨来这里走走，踩踩青石板路，听听松涛鸟鸣，尝尝富硒小米粥、土豆丝炒小米捞饭、高粱面糊糊、玉茭面谷垒、蒜蓉肥条和油泼蒲公英，最好吃的还是凉拌苜蓿和甜苕。

春天，你可以寻羊肚菌、挖野菜、看漫山山花烂漫，赏完山花到饭店点一份羊肚菌炖草鸡，慢火煨出的鲜香渗透齿颊，正如杨万里所说，“香留齿牙磨莫及”；秋天，站在山野里望着酸枣和野枸杞，一串串、一嘟噜缀满枝头，红影摇荡间，恰应了“秋山红缙密，点点似灯笼”的景致。在来远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人间最美的风景，从来都藏在这山野的寻常里。

故乡的云龙山

冯建平

云龙山是紧挨和顺县城的一座森林公园。山不高却灵秀，林不深却清幽，静静依偎在县城旁，成了一方百姓朝夕相伴的幸福家园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每年端午节的早晨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扶老携幼，争上云龙山，采艾叶，丢百病，一年又一年，竟成为和顺县城的一个盛大节日。那种万人空巷、漫山遍野都是人的景象，每每想起，总是心头一热。端午节家家过，唯有故乡的这般浪漫与热情略显不同。

记得是2012年的端午节，我们专程从晋城赶回和顺，陪着八十有五的老父亲，怀抱刚过百天的外孙，老小四代，举家同住，看山，看庙，看人。云龙的水，故乡的水，满目青山依旧翠，乡音一路人已醉。一时心潮难平，口占三首小诗：

又逢端午节
 再访云龙山
 山中添新寺
 佛光照人间

一晃二十年
 故旧相见难
 相见无多语
 握手道平安

山高云层低
 风紧忙添衣
 故乡迎人处
 凉爽最及时

云龙山由三座主峰构成，山势蜿蜒如腾龙，形成“三山耸立”的地貌格局。作为省级森林公园，园内现存植物76科240属715种，呈现出“春观桃花、夏荫林海、秋赏枫叶、冬览雪景”的鲜明四季差异。

山腰处的“龙泉”，是一处常年不断流的泉眼，水质澄澈，清纯甘甜，据说能健胃养生，延年益寿，和顺县城有相当庞大的一群人对此深信不疑，长年累月到云龙山喝水取水，我

岳父便是最虔诚的一位。岳父一辈子身体孱弱，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爬云龙山，喝云龙山的水，几乎无一日间断，竟然得以长寿，以89岁高龄辞世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刚调到晋中行署办公室工作，遇到一位地区中院的老领导，当听说我是他们的老庭长的女婿，老人家还健在，很是惊讶：“老李还活着？”我说身体还可以，他听了很感慨：“你岳父是和顺县第一任司法科长，第一任法院院长，后来调到地区中院当庭长，工作很硬，身体却很弱，1962年就调回和顺了，没想到还是高寿。”

我父亲43岁时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过一次大手术，术后下过几次病危通知，尽管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挺了过来，之后在家养病5年才重返工作岗位，身体并不太硬朗。退休后，老父亲也加入到了爬山队伍，开始往家里装水，泡茶喝茶。我曾经陪老父亲参加过一次他们的活动，大家每天相约，边爬山边聊天，隔三差五还会小聚一餐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一座山、一壶水，竟使他们的退休生活如此愉悦，成为晚年安康之倚，父亲也得以在

95岁高寿谢世。我所以用这么长的文字叙述两位老人的长寿之道，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：山水养人，信非虚言。那山那水，滋养的不仅是身体，更是一种寄托，一种念想，一种日日可期的踏实。

亭台点缀林壑，寺观依山布局，这让云龙山凭添了几许古朴幽静。古建筑群以龙王庙为核心，始建于元至正年间，明清时期增建戏台、钟楼等。位于山腰黄沙岩崖壁的两处北魏晚期石窟，是省级文物。两窟相距15米，东窟为三壁三窟窟，窟门呈圆拱尖帽形，门外雕有力士造像；西窟风化较严重，但仍可见千佛浮雕。崖壁尽头刻有三个气势磅礴的大字：云龙山，何人所书，何时所凿已无从考证。

山上最为壮观者当属新建的佛光寺了。我在旅游部门工作过几年，看遍南北古刹，因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影响，真正质量上乘的并不很多。而云龙山佛光寺，则是一处令人驻足的地方。这座建筑面积逾七千平方米的宏大殿堂，通体竟不见一根钢筋，一抹水泥，卯榫咬合，一丝不苟，全依明清古建古法营造。走近细看，那大雄宝殿的擎天之柱、承重之

榫卯藏心 方寸筑魂

常宝军



幼时逛古建园林，总被飞檐翘角的精巧吸引，目光追着雕花窗棂流转，却从未留意过那些拼接缝隙里的玄机。及至中年，在木工工坊偶遇老匠人凿制榫卯，才惊觉那些无需一钉一胶的凹凸咬合，藏着中式智慧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密码——不张扬，却能承载岁月风霜；不刻意，却能坚守千年安稳。

榫卯从不是简单的木构件拼接，是先祖顺应自然、敬畏材质的匠心结晶。它有专属的形制，凸者为榫，凹者为卯，榫头嵌入卯眼，严丝合缝如天生一体。不同用途有不同规制：燕尾榫咬合紧密，多用于柜体拼接，任岁月侵蚀也不会松动；穿斗榫轻巧灵动，撑起亭台廊柱，兼顾稳固与通透；套榫层层嵌套，藏于桌案桌面，让平整台面经得起长久承重。每一种咬合，都是对力学原理的精准把控，每一处打磨，都是对木材本性的温柔契合。

老匠人说，好的榫卯，需经“选料、开料、凿榫、开卯、试拼、打磨”六道工序，一步都不能省。选料要挑纹理细密、质地坚韧的硬木，避开虫蛀、开裂的瑕疵；凿榫需手握凿子，力道均匀，每一刀都要精准到毫米，多一分则松动，少一分则卡滞；试拼时反复调试，直到榫卯衔接无间，推动时沉稳不晃，才算合格。

榫卯最动人的智慧，是共生而非独撑。单个榫头，或一枚卯眼，都无甚力量，可当它们相互咬合、彼此支撑，便能撑起亭台楼阁、殿宇回廊。故宫太和殿的梁柱，靠榫卯层层衔接，历经六百年风雨、数次地震，依旧巍然屹立；深宅大院的木窗，凭榫卯精准拼接，任四季更迭、日晒雨淋，依旧开合自如。

这恰是处世哲学的生动隐喻。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不必强求一致，却需彼此契合；不必独当一面，却需相互托举。就像榫卯，没有谁是绝对的主角，榫头依赖卯眼承载，卯眼依靠榫头成型，唯有包容差异、精准契合，才能凝聚起长久的力量。

如今，机械加工取代了手工凿制，铁钉、螺丝替代了榫卯衔接，这份慢下来的匠心，渐渐被快节奏的时代遗忘。可那些留存的榫卯建筑，依旧在诉说着无声的智慧——真正的稳固，从不是强硬捆绑，而是彼此契合；真正的长久，从不是急功近利，而是沉淀坚守。

世间至深至柔的情感，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疼爱。古训有言：父母之爱子，则为计深远。短短一语，道尽了爱的本真与远见。可行走在烟火人间，我们常常将以呵护为名，行束缚之实；以疼爱为盾，挡去所有风雨。到头来，爱得越是用力，伤得越是彻底，惜子，最后竟成了害子。

我们总在寻常日子里，看见这样温柔又无力的场景。稚子早已过了蹒跚学步的年龄，衣要父母代穿，饭要长辈来喂；清晨的书包，稳稳压在父母肩头；心有所念，即刻满足，从不让他等待半分。见长辈不知恭敬，遇好客只想占有，父母却笑着辩解：孩子还小，不必苛责。我们以为这是倾尽所有的疼爱，却不知，这份毫无底线的纵容，正在一点点蚕食孩子成长的根基。遥想当年孟母三迁，割布教子，只为让孟子明求学之理，树立身之志。溺爱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摧毁。

嬉笑怒骂间描绘众生形象，深思熟虑中道尽人间百事。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灵石籍作家孟繁信的长篇小说《仁义镇的春天》，这是一部反映三晋大地村镇百年变迁的作品。细细品读间，我又一次走进仁义古镇，北门、后头街、沙沟、油坊……低头徜徉在历史的街巷、店铺，抬眼看到的，是一个古镇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《仁义镇的春天》写的是一个古镇几代人的真实生活，有正面人物，有反面人物，集中展现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，绘就了一幅百年长河画卷。作者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工作后进进了城，但一直心系古镇。他一次次重回故里，走访每一位健在的老者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记录古镇的变迁。

拥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，虽

土地贫瘠、农业欠发达，但枣糕铺、醋坊、粉坊、油坊、酒坊、杂货店、铁匠铺、钉蹄铺、理发店、饭店……各种店铺、作坊应有尽有，一度市井繁荣，享誉一方。

书中的主人公是一群有血有肉、有追求的农村人，他们创造了古镇的历史，推进了古镇的发展，迎来了古镇的春天。小说前半部分塑造了赵全武、赵德龙、赵德虎、赵德豹父子，以及赵能民、韩如民、郝美仙等人物，作者深刻挖掘着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力量。开武馆、镖局、作坊，赵全武、赵德龙、韩如民等人艺高人胆大，在石板坡“盘坡”，冒着生命危险挣“铜钱”养家，无偿救治被蛇咬伤的林场场长儿子，智斗卖牙疼药的江湖骗子……他们维护正义，惩恶扬善。

张长林是小说后半部分最主要

的人物，作者对他用墨最多。张长林德才兼备，集合了几乎古镇人的所有美德，他有眼光、有谋略，敢于跳出农业的传统路子，搞副业，发展经济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狭隘观念，而是时时刻刻系他人，有家族、大局意识。为维护“张家醋”声誉，做好醋业品牌，他主动化解矛盾，帮助伯父改善前头街醋坊的管理，并搞联合经营，壮大醋业。

经营作坊不得有丝毫马虎，张长林对员工严格要求，做好生产、销售的每一个环节，严把产品质量关，也成了最早的一批“万元户”。这个古镇能人的梦想是带领全村致富，担任村委会主任后，他有了更大胆的想法，打造仁义古镇的旅游，带动更多人就业，也让千年古镇在新时代重放光彩。

除了小说本身的叙事，古镇历

古镇的春天

董江波 宋晓明



史、武学理论、医学原理等知识，书中多有涉猎。得益于数十年的阅历与写作经验，在孟繁信笔下，一个精彩纷呈、多姿多彩的生动古镇跃然

爱有边界 才不辜负

赵艳

它最先消磨的，是孩子安身立命的本领。人非生而知之，亦非生而能行，所有的本领，都在亲身实践中习得，所有的道理，都在跌跌撞撞中领悟。可我们偏偏要做那遮风挡雨的墙，替他扫除一切障碍，让他坐享其成，不知耕耘之苦，不懂付出之贵。待到长大成人，才发现他如温室里的花朵，经不起半点风霜，遇挫便退，逢难便避。

它继而蒙蔽的，是孩子澄澈通透的心智。孩子的心，本如一匹素丝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们一味纵容他的任性，顺遂他的

欲望，便让他误以为，全世界都该围着他转，所有人都该对他忍让。久而久之，骄纵自私刻进骨子里，不懂共情，不辨是非，不知礼让，空有一副人的躯壳，却少了一份温暖良善的心性。

它最终摧毁的，是孩子坚韧不拔的意志。古往今来，凡成大事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孔子厄而作《春秋》，磨难从来都是成长最好的养分。而我们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，从未尝过挫折的滋味，从未经历困顿的考验，心脆如玻璃，一

碰就碎。这样的灵魂，何以扛住人生的风雨，何以担当未来的重任？

我们并非不爱，只是爱得太过炽热，太过盲目，失了分寸，偏了方向。

真正的爱，从不是无底线的纵容，也不是全方位的代劳，而是爱之有度，教之有方。

度，是幼时立规矩，长大予空间。能自己吃饭，便不伸手去喂；能自己行走，便不弯腰去扶；能自己思考，便不越俎代庖。方，是肯定他的努力，接纳他的失败。不夸天生的聪慧，只赞后天的坚持；不避前路的风雨，只教他直面的勇气。

龙应台曾言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不过是今生今世，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原来，父母之爱最伟大的模样，从不是相拥一世，不离不弃，而是学会放手，得体退出。愿天下父母，都能以清醒而有边界的爱，护孩子一生向阳，自在生长。

文学副刊
 第1054期
 刊头题字
 冯骥才